BJ
1558
C5 H35
v.2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七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勤儉

吾觀夏商周之盛衰而知三事之當慎也夏之興也以卑宮室以惡衣服其衰也則峻宇雕墻甘酒嗜飲矣商之興也以解網三面以身爲犧牲其衰也則酒池肉林瓊臺瑤室矣周之興也以卑服以不遑暇食其衰也則車塵

馬跡求金求車矣帝王尚然況人乎知國家
之興衰可以鑑人生之豐儉
古者王政七十然後食肉則未七十者皆蔬食
也五十然後衣帛則未五十者皆布衣也室
西南隅爲奥室西北隅爲竈前爲堂後爲寢
則庶人居皆兩楹也居今之世其能七十食
肉乎其能五十衣帛乎其能庶人居皆兩楹
乎噫此財力所以日蹐也誠酌古制不宜過

享則庶幾哉
天下之財當與天下共節之宜著爲令在廷三歲一會議節省財用如吏部省冗官兵部省冗餉之類外至督撫旁至緹帥亦使各以所職自列可裁贏費戶部彙復而行之有不盡者臺省執簡而議其後必三歲一舉則革有漸而又久不廢也凡財所以難節者慾難任也蠹難知也今衆共持之則慾有所分也衆

共攻之則靈無不得也

元世祖每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地青草一株置大內丹墀前謂之示儉草蓋欲使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漢高祖手勑太子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夫帝王且然况士大夫子弟乎今數行字輙付侍史書之豈非惰習

凡家業從耕讀辛苦創成者其子孫多能守之

從智術誘騙驟致者其子孫多不能守之

郭威襄公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時公卿多置田産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嗟嘆良久曰廷臣若郭登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事皆親之有奉饋

者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張乖崖爲令嘗坐城門外見有負菜歸者問安得此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一家之計在於和一生之計在於勤

四本堂家訓曰揚州古稱繁華今則尤甚宮室極其雅麗器具極其精美衣必雲紵冠必紫貂兩城十萬戶人家六街百千般異物茶坊酒肆狼籍必至三更夜市混堂喧閙直達二鼓書舫之襍遝厭聽笙歌梵宇之輝煌力竆土木堆假山聳石于江南造名園載花於吳下宴客珍錯盈臺張燈瓊珠滿棟磁論宋窰鼎究商周婦女下體遍穠羅紈㓕獲周身悉

辱綾絹常車氈裹作薇游騎繡勒餙牽妖冶之容樽前耀目遶梁之聲筵間聒耳孌童多于牧豎宴會不減耕耘故前于此者易致傾家尤多造孽余居其間四十餘年興衰萬狀目見其富貴目見其摧落又目見其子孫零替又目見其不忍言者皆余之舊好此無他蓋逞其受享而福薄所致也南北十五國足歷十二省常見士大夫家有土炕代几樹枝

架屋剡木爲盂縫皮作履乏紙以蕉葉謄書缺線以棕絲補衲昨孝廉趙自淵從黔來過武陵桃源縣空具一城草苫縣堂堂之聯云茅屋三間睡也由我坐也由我里長兩個左看是他右看是他句雖游戲寔不知僻壤之苦又見南荒之民米皆手舂不知世之有礱飯用釜煑不知鍋之是鐵炤夜以松節惜油省柴就清溪盥沐不信有穿藤作床明瓦爲

窗又不信香櫞可以供玩蘭花可以賣錢太約非耕即讀無一惰民若沾人一文飲人一盃常具慙愧色必酬之始安前代承平長者言三百年來未見一凍死花子未見一餓死花子蓋固廉耻也日營家計勤儉治生故吾家遷滇七代復尋木本皆從祖宗安分而來若我祖宗嗜殺傷生貪財縱欲悖德亂理福已折盡兒孫焉有今日覩揚州繁華多財

者任其意之所爲鬼瞰其室不能不晝夜惕心慮吾子孫家道稍裕又或微倖一名不體祖父不學聖賢不念故土風俗奢侈是尚聲技是趨不一代立見敗亾願從此任飲盛饌作漏脯想觀戲劇作啼哭想覩富貴作浮雲想若居鄉只以囷頓不如人便可久長居身只以粗衣淡飯不先人便能載福尋常只以讀書安命四字佩作韋弦至功名亦聽之蓮

花不開翕聚可觀開便落既落之後必除枯幹方不礙目此我歷富貴歷患難歷聖賢歷天下而然也身居揚州故不勝其硜硜云

風俗日下若江河莫挽賈太傅謂悖禮傷道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晏子爲齊相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彼獨何人讀韓山先生家訓眞救時鍼砭古云奢侈之害甚于天災凡我同心各置一通以作箴銘樅陽方孝標跋

昔有十家之隣皆荒其百畝日惟轉糴於市以贍朝夕隣人之農者勸之曰曷若力耕可積而富乎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之且曰吾安得待秋而食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一人惑其言復棄田而糴竟貧餓終身

紀訓存實曰前輩樊知縣毅王司訓輔余少時聆其言樊曰吾歸囊貲僅五千耳金繒不及

一千王曰勿謂學官貧吾積俸併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樊意恨六千爲少而王且喜六百爲多迨其後也樊三子不相容分異六千金買田築室悉與三子子疑父有遺藏輒不顧養樊田數畝自衣食焉未穀而糴未絲而賣門無三尺童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及卒葬不成禮今諸孫皆凌替不振王四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庠同居養父甚懽暮年惟花

竹爲樂客至酉飲盡懽乃已無日不開口笑也今子若孫皆置通顯家聲駸駸未艾夫樊財十倍於王而王受用顧十倍於樊子孫賢不肖又不啻十倍然則居官者身且不謀而能謀子孫乎靜言思之可以一悟

風俗奢靡所關不小如古今階亂者多在太平富庶之後其反治者乃因國亂民貧得之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相得一日問及公家

日用幾何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予常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薄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飽濃鮮昏人之神志若蔬食菜

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人有錢千文日用百則可旬日日用五十可二旬日恣縱貪侈立見敗亾則一千一日用盡矣或謂人有廉

儉而促貪侈而長者何也曰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緣不儉宮室欲美妻妾欲奉僕隷欲多交游欲廣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

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

井曰。俾天下稱爲清白士也不亦可乎

范文正公讀書南都學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劃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數十莖啖之留守有子居學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餽公置之旣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凂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葢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也

齊虞玩之爲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斷處以芒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時買此已三十年矣帝賜新屐不受曰遺簪敝履不忍棄也

受此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着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着一苟字便安吾一生於此得力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盡艱辛未有自少享富貴安逸至老者蚤年登科必於中

年齟齬或仕宦無齟齬亦必其生事窘迫憂
飢寒慮婚嫁若蚤年宦達不歷艱辛及承父
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不獲高壽造
物乘除之理類如此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
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往
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以至
終身而又非理計較欲爲其子孫計尤大蔽
惑也

人家不可一日無常業安閒便易起蕩心

李文節燕居錄云凡生計衹專認一件便勾一生受用若兼為并及營此圖彼必致兩失即有所就筭來衹與認一件者一般蓋分定也自士農工商以及他事皆然人但知此理自無妄念矣

精巧愈甚則人職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值愈高則人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况致富

多不以道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嘆息

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幾祗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司馬溫公言先君判郡牧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棃栗棗柿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

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菓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金銀滿架不敢會賓友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而靡者鮮矣

古有良庖諸國皆重之至辣則德國國主令之速出境若曰我國人願其以勤勞致飢渴以飢渴甘庸常之味

其夫好飲酒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

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記千甌率是則必告乏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寛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之無他日何爲而有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可辦若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亦不可至無遠識之人求其目前之寛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者也

東坡一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謂淡而有味者

忙裏要斟酌擔遲不擔錯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菓之食園場之所產雞豚之膳塒圈之所生爰以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

無鹽井耳

司空宗傳巖先生紫兒之太岳家訓聯云耕按五行而守以儉衣食足廉恥生無田可耕耕方寸田一生喫着不盡學兼三到而功惟勤義理明經濟稽何書可讀讀聖賢書千秋事業可期吾友開先觀察稟其訓令其孫梅岑鶴問瑗度輩能承之可謂家聲不墜矣

五穀以稻爲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雞

配爲黍謂野人之飧也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孝也以蔬食對菜羹謂貶降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又祭祀以稻爲嘉蔬公享大人則以爲吉饎是以稻爲貴

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於其間如是而所收必倍蓋史所言刀耕火種也

住宅墳塋栽培樹木衛之暢茂可觀如人衣冠整潔自然令人望之起敬予每過鄉村見林木茂盛者多昌盛之族而砍伐蕭條必家運凌替者也堪輿家言修竹茂林可驗興衰之氣象故凡居家竹木取用雖不可廢然必有節有時常存護愛培植之意令其生生相繼古人恭敬及於桑梓重親之所植也若先人手植者恣意斬伐漸至濯濯此人家退敗之

徵而不孝莫甚焉

勤者敏於德義而世人借勤以濟其貪儉者淡於貨利而世人假儉以飾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爲小人營私之具矣惜哉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八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惜福

天之生人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富貴貧賤一也世間之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甚至終身不識有室家之樂者吾不知其幾矣富貴之人豈惟無飢且肥甘足於口豈惟無寒且輕煖足於體華堂峻宇妾媵滿前靡有求

而弗得靡有欲而弗遂天之厚我不越庸人萬萬哉故雖日行方便猶不能補報天之萬一而乃或任其饕餮之性恃勢凌人則天其喜我乎惡我乎子孫其受福乎此理甚明不待細思而可曉也

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陷入金國沒入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春米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餱糧歲支麻

五把令緝爲裴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金
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煖氣旋出取柴歸
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綉工之類尋常
團坐地上襯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
列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係舊環坐刺繡
往往餓病相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
將相之名胄耳逢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遭際
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

衣一裘黃虀半甕天付兒曹可謂多矣我復尚安求哉其各書一通以置座隅以代擊壤之樂

韓晉公滉有一閤吏自言屬在宜司主三品以上食料因以公次日應食糕糜橘湯爲驗又言人間之食皆有定籍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有權位者旬支六品至於九品季支其有不食祿者乃歲支故曰人無夭壽祿盡則

亾

南宋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長安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孝武帝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甚稱高祖儉世之德帝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宋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爲例寧忍一夕之飢不可起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筯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受獻

眞宗禁銷金自東封歸杜婕妤者昭憲太后之侄女也迎駕服之上怒遂太和宮出家由此人不敢犯

梁武帝酷好佛性多含恕勅天下貢獻綾羅錦綺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剪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齊東昏侯製四種冠五彩袍一月中二十餘出晨出三更歸梁慶東昏焚奢淫異服六十二種於御街後人號其所曰焚衣街

明皇令宮妓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曲終珠翠可掃

唐太宗幸洛陽宮官以缺儲被譴帝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可猶嫌不足乎

家本農桑雖宦達當記得先人櫛風沐雨世守耕讀縱富貴莫忘却平日淡飯黃虀

予觀世人錦衣美食窮奢極欲意氣揚揚甚自得也至詢其素行則貪汚卑賤敗名喪檢無所不爲彼淡薄自守者縱惡衣粗食心身安

閒夢寐清爽此中樂趣無邊超出世情遠矣

蔡公龍陽歷官三十餘年始一歸省食淡衣素無異寒儒後晉南少司馬歸見市上有賣鯧魚者偶向僕言之其子烹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必高窮口腹若此非與吾共守家業者也棄不食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圃種苧躬紡績以爲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

疾既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
不樂果致疾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
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
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
宋蘇易簡爲學士太宗問物品何珍對曰物無
定味適口者珍臣只知虀汁爲美臣嘗一夕
寒甚擁爐痛飲半夜吻燥中庭明月殘雪中
覆一盂虀連啞數莖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

脯鳳胎殆恐不及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
果也上笑而然之
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飢腸纔過三寸
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
先朝尚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
飲食上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此吾門生
當開諭之俟其來款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
公務特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

常飯能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至午飯尚未出直指飢甚比飯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肴美醞羅列於前不能下筯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飢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後不敢盤飧責人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巳及

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留飯然
止肉腐而巳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勿訝
其菲郡公欣然飽去世兩高之

宋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苦
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
哉

溫公家居日常處於賜書閣下東畔小閣侍史
惟一老僕一更二點卽令老僕先睡看書至

夜分乃自捲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即自起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即入宅起居其兄且或坐於牀前慰勞話畢仍回閣下

世人求享福只有一要語曰循天理以結天心聲色勢利皆有魔皆能憑人皆有毒皆能中人乃憑其魔中其毒者每有死亾之禍世之人不自知也

變古異常不死則亾

宋王允良旦寢暮興燃燈治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以爲疾余以爲此驕癖非疾也每見紈袴子弟常以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常不祥莫大焉

石崇僭擬王者庖膳窮水陸後房百數皆紈綉金翠而絲竹盡一世之選竟以懷寶取禍及見收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

取禍何不散之祟無以對斬於市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殄天物

老父入仕三十七年居藩臬二十年以至節鉞自未絹帛着體食無兼味洗面水一盂猶以爲多必二年易一履嘗入覲進都寸燭必照三夕今嘆吾子孫能否

不昧已心不盡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爲天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子孫造福

章申公爲相日營園池所費不貲及罷相卽羅遷謫未嘗得一日居放還寓居嚴州烏龍山寺子弟皆遣歸幹蓋生事死之日無人在側羣妾爭分金帛停屍數日爲鼠食其一指

方崖趙公談其鄉有爲州牧者因庖人具饌失一鵝首遂斃之杖下後歸田貲積頗厚乃搆一堂而裁雙桂郎扁之曰培桂因手識云巳

酉堂培桂他日子孫必有折桂之手一日夜坐於堂忽空中戛然有聲如鳥啣物擲地燭之乃一腐鵝首也其人駭汗未幾卽病逝焉自是家零落至嘉靖巳酉鬻其居於人其承鬻者王姓名培桂也計其扁堂之歲僅一周花甲耳

宋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溝中流出雪白飯顆漉取洗淨晒乾不知幾年

積成一囷靖康城破鬮宅絕食此僧所囷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鬮宅無飢嗟嗟方鬮權勢薰灼豈慮有絕粒之時乃賴溝中之顆以爲命暴殄者思之

荊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飢人忌他食惟煎米飲之可稍通腸胃

唐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

有一醉人聚觀以爲祥瑞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爲聖人節而不縱可謂賢人縱而不節是爲下愚葢殺牲以資口腹淫慾以喪天眞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淫慾多淫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必先節淫慾若能節淫慾卽可省口腹此乃安身延

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若縱之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矣

滇滓子居鄉見枵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日僅錙銖官人坐堂皇事敲扑而囊鉅萬貧民日饜糟糠紈袴子厭常味

而廣求珍羞以競豪奢賤婦荊布不足貴家
姬恥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厦細旃
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
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煖室猶然畏寒
而山中之樵手足皸於氷雪揮羽扇臨水亭
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背肩嗟嗟
孰非膚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
山居之人固當惜水况佳泉更不易得尤當惜

烹乃作福事也章孝標松泉詩云注瓶雲母滑漱齒茯苓香野客偷煎茗山僧惜淨牀夫言偷則誠貴矣言惜則不賤用矣安得斯客斯僧而與之爲隣耶

方輿之中三山六水一分田則寸金隙地世所最惜每見造作之家運頑石堆假山濬溝池爲園亭不數年荒廢有之兵火有之以至數十載百載終不能復平地害耕耘荒出產病

徑賦其或傷隣佑之風水怨詈而不敢言者如梓澤之殺身艮岳之喪國天之惜隙地有明驗矣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九

邪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詒謀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釋氏曰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是所當發深省者

劉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非所欲但

與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為溫洛之叟耕釣烟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為名臣

龐德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龐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余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王長史騫太尉儉之子騫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欲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

固在言前黎民之所以蒙禍者以妄議國家典法故也故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王荊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冠整齊言動端莊識得廉恥二字則自然有光明正大氣象

教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一接近

匪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種子便終身難
植嘉禾矣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樸直乃能立
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
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
矣

徐曙菴訓銓部公云最妙是一箇逆字易曰數
往者順知來者逆以往與順有盡而來與逆

無窮也今人處順境富貴榮華現成受享有何意味唯逆則艱難險阻中陶鍊得許多不朽事業是以豪傑一遇逆境便看作天心仁愛喜不自勝打起精神不肯當面錯過逆來順受四字隨處當書之以粘於座右庶觸目警心隨在常有自得之處吾祖宗千百年血脉氣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便逐紛華[illegible]之用有數而將來無窮之福已

暗暗銷鍊於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汝荅天
以媮惰鬼神能無不平乎

萬士和士亨舉進士其父古齋公每遺書云願
若輩爲好人不但願若輩爲好官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陰興爲光烈皇后母弟時后尚爲貴人帝召興
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
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富貴已極

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輿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富貴已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奉天之圍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兩人皆死重捷之死賊斬其首弃其身去德宗撫其身哭結蒲爲首葬之朱泚見首亦哭結蒲爲身葬之忠義之士不惟哀功人

主郎寃敵亦感焉日月之死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悖逆之臣不惟上干天誅郎父母亦惡焉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軍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

曰皆有文書光嘆曰霍氏衰張氏興也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之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祝氏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園形容黧黑吾十九歲始授書爾叔授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舊書向北窓下披風而哦免於樵園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勑勤少避可不可乎警吾言勿等於過耳蚋也

柳玭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壞名災巳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薄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說古道懵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巳者厭之佞巳者悅之聞人善嫉之聞人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好優游嗜麴蘗以啣盃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覺巳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

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子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成立難於升天覆墜易於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趙逢龍官侍講致仕丞相葉夢鼎出其門嘗謁師宅卑陋欲市其隣拓之逢龍曰隣里初安一旦驚擾非吾所願或問何以裕後笑曰吾

憂子孫行不進不患其飢寒也

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旣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常恠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今來豪富繼踵脫其死矣知是誰室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帖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

是言竟不與書

或問人經患難皆是不幸事曰患難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可以治其終身之疾者士大夫往往有之柳子厚服此稍遲耳

李仲達逮前一日手書誡子書曰付遜之兒手筆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卽吾不死之年也汝生長於官舍祖父

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嬌養旣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囚服逮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肯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

祖父母愛汝汝卿而慈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勤苦積累且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嬸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

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庄田百畝至庶妹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篇籍好好詮次此文

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
母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爲政之要公與淸成家之道儉與勤
飲食之樂多不是箇好人家聲華之習勝不是
個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個好臣工
富貴家兒蚤眠晏起朝不見晨曦晚不見夕暉
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强半
付醉夢中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

處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尚勗之哉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惠臧獲置弗與聞會幾何時而奩槖俱罄怨天尤人謑擾萬狀其夫雖沾餘沫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愚昏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程大中公晌性寬而斷夫人謙順自牧治家有

法不喜鞭扑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怒必爲寬釋唯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所以不肖由母蔽過而父不知耳

人之於妻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也宜防其誣子之過天下未有不正妻而能正其子者故曰刑于寡妻

宋祁臨卒自爲誌銘及治戒棺用雜木漆其四

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銅襍物置吾塚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

宋陳襄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

以德遺後世者昌以貨遺後世者亾謙柔卑退者德之餘強暴奸詐者禍之始

宋節度使米信儉嗇聚斂積聚百萬緡其子彦
俊浪蕩以信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貸
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纔
絕本利齊還也於是私募僕夫飾蔽服置於
宅門左右俟出門即擁掖去其黨則京師搖
唇舌獵炮炙之徒信南卒縱蕩殆盡至假獄
卒搖鈴子夜宣之力以糊口吁銖積寸累竟
爲誰乎向使好施以留餘植德以遺後即家

乏擔石子孫何遽至此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宄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宄業天殃之

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強而愎者人謂祖父厚積者詒謀不知貽謀偏在薄於取者

起家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飢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李文節燕居錄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凉嘆人情之薄惡予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

敬殁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為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每見富貴者寧豊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鈌

典寘之不問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之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閣內傳呼畫師閻立本應旨卑退戒其子曰吾少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韋誕

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勿學此法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種德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那有不慈愛的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的君子

元世祖發宋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

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太祖歎息久之謂危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之西僧廬舍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之圖來獻遂勅葬於故陵

明憲宗皇帝受終日遵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盛德事也若憲宗賓天亦有是命克遵先訓以貽後昆世守爲成法云

宋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取宗正寺玉牒取之則無遺矣金人立命取牒牒至會金帥以事暫還戶部邵澤民遽索視之每揭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爐中嘆曰若力不能遍焚耳俄頃金按籍取宗室因

爇而獲免者十有四五而澤民不自言人多不知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叛高仁厚圍之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軍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晝夜兼攻城陷必矣諸君圖之數日賊將楊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誅元惡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

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

章仔鈞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章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密使以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爲將攻建州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以金帛遺練氏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也練氏返金帛並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

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人感其言遂罷

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君女將出閣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箒在堂前熟視泣曰幼時吾父於此地穴爲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曰父即前令身危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

辱當轂吾女嫁貧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周仁榮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有難色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二十有八莫適主者楊之弟詣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

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悉自巳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顏杲卿子泉明爲史思明所獲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歛以歸遇父時將吏流落者皆携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貲糧一如親戚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睬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王質判蘇州太守黃宗旦得鑄錢者百餘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陰鉤之而得公愀然曰仁者可以術穽人於死地乎宗旦慙服悉出其獄稱公曰君子也

尚書張悅操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苛有爲四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攜妻孥往者寔以軀命博升斗之祿

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
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
禁中有哲宗皇帝宸翰四大字曰罰弗及嗣更
無他語此必紹聖元符間有欲害元祐黨人
子孫者故帝書此言
唐肅宗嘗與李泌語李林甫欲發其塚焚骨揚
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
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之從賊者

皆陛下之讐也聞此恐阻其自新之心事乃寢

天啓間某進士才大而數奇以齒過知命就童子試其邑令某少年高第也見其老意甚輕之入衙爲太夫人具述且哂之母曰其文何如對以未閱母不覺潸然淚下令請故母曰汝父攻苦一生而不得附名於庠賷志以没吾故觸而興悲耳令素孝隨取其卷閱之大

爲嘆賞取冠多士送府太守亦訝其年令乃具陳所以賞拔之故太守亦取以冠軍遂入泮未幾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京秩後邑令以覲至京病故喪事皆出其經理功名早遲眞定數人何必矜躁爲也

嚴求徵聘爲陽邑吏陽宰嚚之待以賓禮每曰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屬意期年嚴亟登公輔宰歿旣

久其子埋遺命候謁嚴門嚴贈擔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慊而退嚴不甚顧乃密遣家人賚黃金數十斤伺於逆旅間謝之曰君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曰君煖衣

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如何其夫感悟自此置意獄訟此婦本妓女未有所生一夕夢神人以緑衣槐簡付之後一子果登第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令人引進語夫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郎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

之曰以此爲生母淚費也

金壇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爲婿告其女曰吾三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置人大辟華生不患不富貴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右司李執法凛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己私非所以明職守也後屢入人罪其妻屢勸輒以依律斷荅

之華後無子娌生二子皆不肖語其妻曰我生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今于子孫貴顯屢世而華竟絕嗣

嚴鋏滇人潛心醫術多起人危疾不受謝好義樂施人求療者卽合藥與之如遇貧人加銀五分施之以爲粥餌之費後子清爲冢宰重孫嚴似祖庚辰進士亦爲尚書先君廿一史

講之冢宰家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君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乃伊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

吳文定在吏部以喪歸過西偏一曲諸孀嫗奔避公語騶從曰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旣不能濟而華之安可沮其糊口計耶廻車迂行戒勿行此

烏程沈空菴敦積陰德一日招窮親之婦來家做絲婦忽匿數縷公適遇見即急却步私語曰不該不該去不該去夫人詢以故公復曰不該去夫人促語甚力公曰我頃至做絲所見此婦陰匿我絲我雖不道破渠必揑杌我又不便安慰彼因此悔我若不去亦不相值也夫人曰我以若爲不可解之事此直易易耳唯俟渠交絲時取看賛其絲好倍予之錢彼婦

便以爲不見前事矣公喜甚一一如其言其
隱德多如此後子孫科第不絕
曾公亮布衣遊京師聞旁舍泣聲甚悲詰之旁
舍生欲言而媿久之曰僕向用官錢若干吏
督急莫償乃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
父母訣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遷轉不常且
無義色衰愛弛即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
曷與我旁舍生曰君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

納直不可追矣公亮曰償直索券不可則訟於官卽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俟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至期携女往公亮舟行已三日矣

王侍御復齋公嘗買妾困於妒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上餓且死妻子毓俊甫入齡給母曰餓死八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小

布袋藏麵食魚肉乘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
生一子侍御潛育於張總兵家及侍御卒後
撫愛其弟特至
嘉靖間一醫人置當歸至京時價騰貴原直每
擔銀一兩貴至六兩其人曰必如直而鬻醫
家束手矣何人拯人生命遂散各舖從容取
償全活甚衆不踰年一中貴疾甚進醫有效
遂以大房一所贈之并其中器皿俱備夜夢

白鬚翁謂曰此當歸之報也

幽怪錄蕭至忠爲晉州刺史欲出獵有樵者于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豚狐兎騈雜而至長人曰余九冥使者奉帝令蕭使君畋汝輩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試爲求計羣獸從行樵者覘之至深巖有茅堂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卽蕭使君不出矣羣獸

散去翌日未明風雪大作竟日蕭蕭果不出按

滕六雪神巽二風神

積善如挑土築臺非一簣可成凡陰騭方便之事每日隨吾見聞所及力量所能者即傾心爲之日久所積自多天地鬼神亦必黙佑若瞻計害人自爲得計而不知損心滅理甚矣況冥冥之中自有報應能不畏乎

大尚上人爲鵝湖高座弟子戒行清高嘗云人

作善事如佛裝金

儒家言報施佛家言布施其實一也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衆生恐懼時吾安慰之或教之脫離使無畏心心施者力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

之心或孝養父母或忠誠事上或仁慈安[illegible]
凡一言一語一動一止必期有益勿使有所
損害乃布施也所爲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
豈不獲富貴之報
人有斜率錢物造橋修路及造渡船宜隨力助
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
橋船既成吾晨出暮回過橋乘渡無有踈虞
皆所獲福也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我却要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孰爲多寡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往日之過并棄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

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材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遇故舊之交意氣要愈新處隱微之事心迹宜愈顯待衰朽之人恩禮當愈隆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積德之家子孫不好的變得好積惡之家子孫好的變得不好

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平民肯種德施惠便是無位的公相士大夫徒貪權市寵竟成有爵的乞人

聰明本是陰騭助陰騭引入聰明路不行陰騭使聰明聰明反被聰明悞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種德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一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勸誡

人生處順境少處逆境多清閒無事最不可常得故有先見之明者當早圖之

諺有警世語謂一老人死見閻王咎王不早與通信王曰吾信數矣汝目漸昏一信也汝耳漸聾二信也汝齒漸損三信也汝百體日益

衰信不知其幾矣然此特為老人言耳今更續之一少年亦答王曰吾目明耳聰齒利百體強健王胡不以信及我王言亦有信及君自不察耳東鄰有三十五而亾者乎西鄰有二十九而亾者乎更有不及十歲與孩提乳哺而亾者乎非信乎良馬見鞭影而行必俟錐入於膚者駑駘也何嗟及矣

赤子初生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室各項

帶來及其既歿亦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
美室各項帶去中間唯有此心此理全生全
歸可以帶去者却又爲美衣華室各項弄壞
豈不是大罪過

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
食列數味放筯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
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爲善事既畢其勤勞
即空而善業俱在爲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

而惡業俱在予喜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居富貴常憐窮困受快樂常恐災禍見在常生知足未來常思戒懼寃結常求解免衣食常思來處起念常教純正出語常思因果逆境常當順受動靜常付無心守此十常更無煩惱

好利非所以求富也好譽非所以求名也好逸非所以求安也好高非所以求貴也好色非

所以求子也好仙非所以求壽也今人所求
皆反其所好無惑乎百無一成
知成之必敗則求成之心不必太堅知生之必
死則保生之道不必過勞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
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公子牟曰君知夫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
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

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容齋隨筆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楊誠齋云人皆以飢寒爲患不知大患正在不飢不寒秦不并六國二世不亾隋不一天下煬帝不喪晉武帝不平孫皓則無羊車之恣唐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丹之禍此畏無難之說也乞食於野人重耳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

豆粥光武所以興此不患飢寒之說也故曰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

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辠者必致窮絕之

地以故一念不洪遂至無嗣人心不可蹊刻

如此

東嶽聖帝曰心不光明點甚燈意不公平看甚

經大秤小斗吃甚素不孝父母齋甚僧妙藥

難醫寃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說話莫談他人短自短何曾說與人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臨危若不行方便念盡彌陀總是空

人倫要鑑云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家常守分隨緣過便是逍遙自在仙

李文節燕居錄云有炎然後有涼有繁華然後

有衰落誠當得意時做得冲冲淡淡清清冷
冷寂寂寞寞後來亦不過冷淡寂寞止矣故
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

江夏賀對揚先生禔躬端方與人誠信爲廣文
時體恤兩明經寅友備至諸生問字者毫不
計脩脯而於兩齋則惓惓諭以從厚語人曰
余致敬同寅有故一與家嚴同庚一與家慈
同庚儼然父母式臨其上耳噫卽先生處官

一事其居家孝友眞無慚衾影矣晉秩宗伯寓所僕從僅三人皆諸生時所服役者其標封字皆細楷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伊川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

自尊而卑人者取辱之道也自智而愚人者取侮之道也自豐而瘠人者取敗之道也自樂而憂人者取禍之道也

莊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
處貧有數等貧而無諂貧而無怨貧而無恥最
上其貧而樂乎會得此箇中趣眞覺千駟萬
鍾反增腥穢藿蔬水簞瓢倍加清幽身外浮物
與性體有何相關要在素位自得而已非數
十年涵養超世俗之見者未足語此
趙廷實曰予性好施乞丐毎見其悲號來乞之
時嘗有傲睨自如之色或童僕呵之往往不

遜而去。因嘆天地間浩然之氣。猶賴此輩存得。人生世上。身家愈重。則負累愈多。忍氣忍疼。擺脫不下。彼乞人者。光光只一條性命。前無所希。後無所顧。要活便活。要死便死。看他十字街頭。討半碗冷飯殘羹。何愧蚓壤螬李。眞箇上不怕天。下不怕地。天地爲蘧廬。陰陽爲逆旅。試想受萬鍾者。昏夜乞哀。吮癰舐痔的光景。伸頭縮頸。提心吊膽。比那叫化子。那

箇有浩然之氣及至閻羅王來請將當朝宰
相百萬財主與那花子一牌拘去空拳赤手
即刻同行那花子笑欣欣無愧無怍比活時
不曾少帶得一件那富的貴的哭啼啼怕寃
怕對比花子不曾多帶得一件好婦人不曾
帶得一根頭髮他自要嫁别人好屋舍不曾
帶得一片瓦不肖子還要賣與人所譏窮之
好便來吊一陌紙不好還要攞布你兒子追

想當初好沒來由不亦哀哉

立身以無愧爲難守身以無玷爲難保身以無疾爲難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攜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化苞苴既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鑚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以決疑仙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

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水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僞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雲南石屏州貪吏建皇醮畢請鸞稱王靈官降壇判云玉皇座上親身說不受人間枉法錢

人以高位爲榮然以小人居高位反辱矣何者高位不能榮小人極能見小人也若使不在高位孰知小人哉如猴升屋而坐非尊榮也

但令人笑之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

切須檢點

新蔡鄭敬都尉高懿廳前槐樹有白露類甘露懿問椽屬皆言是甘露敬曰明府德政未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稱疾而去

有客謁梁公寔欲餌以延年術梁哂曰吾名在天壤間政恐盛著不了安事長生客慙而去

成化中五府都事卜馬翊者與一方士游方士以幻術愚其子子心蠱之謂其眞仙人也歸亟稱於父都事益信之崇奉有加至得出入臥內都事家多美妾方士盡以咒法鈎而淫之婦人苦其淫毒訴於翊翊告官爲理聞諸朝朝命檻車遞至京僇於市國史亦載之獄詞方士爲陳廣平濟寧人也挾他妖術謀不軌士大夫好與方士游多與其傳此法不自

知損德敗名者衆矣矧又有意外不可言者邪可爲深戒

有僧素無賴謂黃精能駐年未驗置黃精枯井中誘一人入井覆以磨盤其人無計得出忽有野狐臨井呼而告曰君無憂我狐之通天者每穴塚上而臥其下注視穴中久則飛出所謂神能飛形也君第注視磨之孔吾昔爲獵人獲賴君贖命特來報耳人用其計旬餘

飛出僧大喜以爲黃精信驗乃別大衆負黃

精入井約以一月開視至期斃矣

閩將吳某將向晉安新鑄一劒甚利瀬行禱於

梨山廟曰某願以此劒手殺千人其夕夢人

謂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於人

手後敗績以此劒自刎

吳人王翰景泰中爲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

禁錮事甚力及英廟復辟數言前二事之非

攻于肅愍及其黨與不已英廟甚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架歷朝章疏凡留中者具在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而閱之則翰勸易儲及南宮禁錮也急宜翰來翰以為復有賞賜也既至上發前疏示之翰叩頭出血請死上遽叱出誅之夫翰前後事兩君阿旨取容自謂得計矣而詎意驟風為之祟也此可為奸佞之戒

心齋先生倡道海陵郡諸掾吏以事至海陵相率請之乞言先生無他言第曰心地好前程保

程明道於鄄亭上見壁書云要不問依本分明道深然之曰若依本分便是君子也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去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凡人尚智巧正是沒受用處反以能羨之何耶

昔人有云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

呆非高人之見不能道此

諸禍皆從忽起故人作事不可不慎

機事不密禍倚人壁

有一字之師有一句之師有終身之師凡可以通達時宜有裨日用者雖一語一默之間苟能資之以有成即我師也何常之有

廖德明先文公受業也少時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中乃宣教郎廖某遂覺

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逕者及門思
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
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
爲筆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
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其吉
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
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蔕後
德明官至正郎

國朝橙墩好客有愛妾蘇氏善持家一日讌客失金杯諸僕嘖嘖四覔蘇氏誑之曰金杯巳收在內不須尋矣及客散對橙墩云杯實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日好客任俠豈可以一杯故令名流不歡乎橙善其言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寳者得之

縱酒色是殺身的利刃弄術數是殺子孫的毒

藥

夫酒者俗謂之無舵之物也海舟失舵隨風進退莫能使之正行避險也理心者人之舵也理心以酒蔽蒙人遂失其舵矣

一少年嘗淫於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遇諸途惟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也不顧而去之

當怒火慾水正騰沸處明明知得又明明犯着知的是誰犯的又是誰此處能猛然轉念邪魔便爲眞君也

有一富翁而賢自覺財念甚阻於德修輦金投之海曰惡物我先溺爾不竢爾溺我

太子中舍柴餘慶說其從叔内殿承制居蔡州日掠房緡五千其憂愁熬煎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常在病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

今日費幾錢噫彼所謂天刑者非邪

眉州刺史申貴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窟被訴下獄謫維州司戶至犀浦賜死民家相賀

曾才漢里中有小民者傭工受直日得三十錢歲餘得錢十四千寘床頭每旦玩弄乃出一夕化作鼠鳴逐之不止達旦民起出門遇兩

人格鬬折齒交訟指民爲証赴官口鈍不能荅一詞受杖無數所積錢盡費如洗噫民以苦力得錢然猶福薄不能保况薄命之人而欲取非其有乎

余邑張斗橋爲諸生時記名家舊文一篇入試遭文宗塗抹乃訴於學博文蓮山先生先生引戲詞慰之曰昔蘇秦父母誕辰伯子捧觴稱壽嘆曰好佳釀及季子亦捧觴稱壽駡曰

酸酒季子妻乃從伯姆借酒一觴復罵曰酸
酒季子妻曰這是伯姆家借來的翁叱之曰
你這不行時的人過手便酸斗橋大笑
饒州有省祭官京居日頗苦塵勞嘗作絕句云
碌碌庸庸立世間朝來直到晒時閒誰知夢
裏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
西湖傍近編竹笆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有勢力
者可得之故杭人諺云十里湖光十里笆編

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笆

嘉興一老布衣平時好發自號清客書門對一聯云心中無半點事眼前有十二孫其隣人嘲之續其下曰心中無半點事兩年不曾完糧眼前有十二孫一半未經出痘聞者皆笑

唐楊慎矜慎餘慎名皆偉儀形風韻高朗籍甚於時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

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才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惜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天下之最討便宜者莫如做好人特人未之思耳

途中耳目愈工去之身心愈遠

事不見幾必至取辱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

可誇之於貪汚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旣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由物生禍其能逃哉

太乙六壬奇門此三部書原本於易但我輩知之不可習習之損安靜心兒輩見之尤不當習習之生務外心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於人常謂爲室當使戸牖疎達若四壁隱密終爲鬼所據耳

桑道茂宅有二柏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瘞其下曰後有發者死太和中河陽節度使溫造居之發所藏鐵而卒

司書神曰長恩除夕呼其名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見怪不可驚怪但當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周南見怪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

犬公亮大書入窓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

夫怪豈能傷人所患者不能持守乃自傷耳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二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靜觀

士大夫聰明大者筭計大筭計大者心中勞苦亦大既圖其身又憂子孫反不如三家村裏痴人三飡一宿以外不曉圖度者反爲享福及至無常卒至手忙脚亂苦不可言其所處愈尊則戀人世也愈甚其拋四大也愈難一

權相在時忽展轉面壁乾笑曰一塲扯淡又有一貴人年九十歲而死曰我併不見前之八十九歲在何處故知但屬於死決未有自念身已貴年已高而自安者也

王侯將相甲第如雲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昃張宴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不敢仰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瓦礫日冷風淒放牛牧豕之塲皆疇昔歌舞地也方其盛時

寧知今日出郭登丘朧鬱鬱纍纍王侯邪厮養邪英雄邪駿子邪是烏可辨吾想生時爭名射利孰不規其所難圖而獵其所無益一朝長寢萬慮俱寂余嘗宿官舍迭往迎來不知更幾主也余嘗閱朝籍去故登新不知更幾名也水陸畢陳始亦甚甘及膨脝滋苦不如青蔬白飯殊有餘味妖姬孌童極妍盡態始亦甚樂及興盡生悲不如焚香攤書久而

益遠

人不能以勝天力不可以制命故壽夭通塞豐約自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瓶罌釜盎各有分量非人所能置力增損君子惟愼德修業以聽其自至若曰我命在天措人事於不修則又非修身俟之之謂也故曰君子不以在我者爲命而以不在我者爲命

秦王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宋

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一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眞帝王之言哉

唐末錢尚父鏐始兼有吳越將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塡築西湖以爲之當十倍於此王其圖之鏐謂術者曰豈有千年有天下而無眞主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即於治所增廣之及忠懿獻公歸朝錢氏覇吳越凡九十八年

明初建都金陵時劉伯溫相地築前湖爲正殿基業已植椿水中上嫌其逼少徙於後伯溫見之問曰誰移此者上曰我也伯溫默然徐曰如此亦好但後世不免遷都之舉

邵氏聞見錄宋藝祖微時入洛至長壽寺大佛殿桃柱礎畫寢有藏經院僧見赤蛇入帝鼻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澶州無資僧曰某有一驢可乘又以錢幣爲獻帝遂

行柴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柴即天子
位是爲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後遂受禪
於周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頰
郎以居常顧下有鬚若猴頷也其上有四靨
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
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
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丐者豈非異

人乎

唐中宗爲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心祝之因拋一石於空中曰我復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枝勾掛至今尚存

唐肅宗在東宮時張后忽寢魘不寤太子問之夢神以劍決我胸而入殆不能堪以燭照之其文隱然遂有孕生代宗

狀元彭時廷試前一月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

至揭曉彭時由儒士榜眼陳鑑曾寓神樂觀探花岳正曾爲慶壽寺書記幼年出處皆形夢寐良非偶然

江陵張太嶽元宰萬曆初有輔相之功建造府第豎石坊二所公夢扁上題云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謂相業之隆千古無兩足當二語久之以讒廢身死未寒家被抄沒前二石坊皆入官以充文廟左右坊其上乃題德配天

地道冠古今噫事固由前定哉

宣和末禁中訛言祟出深邃之所有水殿一游幸之所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裕陵携嬪御閹官凡數十人往觀之既至彼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者若熟寢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祇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諭左右勿恐懼見其縝髮如雲素頸燦玉呼之不應上訝之自以所執玉麈揮觸之愕然而起

回首乃一男子鬚髯如戟面長尺餘四目若電極爲可畏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上亦爲之失措逡巡不見上急命回輦未幾京城失守狩於朔方

壬午閱邸報奉先殿鴟吻忽落地作披髮鬼哭出宮羣臣共見又周后宮中忽傳云接駕因具袍笏伺之見鹵簿嚴肅及近前乃一老年女人舊閹云此李太后也爲神宗生母良久

寂然

科目之榮至狀元而極官爵之貴至宰相而極歷數古今狀元宰相已覺車載斗量其泯滅無聞者多矣即有聲施來禩者亦同歸於幻耳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晉人之語可謂至言

狀元見滄茅公瓚少年時講業僧舍稍倦夢神人導之帝庭授公二巨字文曰見滄寤未解

所謂項之僧過語舍後山壁間故鑑宋理宗

御書公令引視則所夢二巨字宛如也遂以

爲號

李壁荊公詩注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

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以道

自任聞先生名望風思之君謨一夕夢爲虎

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其人謂君謨曰公

貴人也但頭不正乃以手爲按之曰頭骨巳

正矣及夢覺頭尚痛翊日先生謁君謨謂曰
夜夢頗驚擾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
虎正骨者遂異之後出守閩中先生經由謁
君謨君謨因告先生曰久患目疾不愈昨夜
夢龍樹菩薩先生即於袖中出畫本視之一
如夢中所見先生乃瞠目視君謨須臾兩目
豁然明快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

策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要知前事耶苗曰吾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苗更問曰某困於窮窘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將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以

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出處固預定哉

萬曆戊戌副將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沉香一段把翫良久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於倭截尸歸失其首取香木雕爲首酷肖子龍

獨異志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有一朱衣人

申吊自稱蘇郎中旣入哀慟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家人驚走二人閉門毆擊及暮方息二尸共臥在床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聚族不能識遂同棺葬之

慶曆中河北道士賈妙善相以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見豫章黄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

果爲南昌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晏鄧颺之死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枯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

巽菴晉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横文上節便絕占者以爲此文若通位無極侃以針挑

令徹血流彈壁上仍作公字以紙裹之公字
愈明
余少時有廣陵瞽者蔣春龍揣骨最異決之云
蛇骨父母當屬蛇果嚴慈皆巳生又云子應
屬犬後果甲戌兒生又云名則入座推及終
身術之奇如此
崇禎改元戊辰秋余冠帶日老父預言卜兆遂
於席間食海味齒間出珠一顆後承乏之閩

十一月二十五夜辭朝時席間食蛤蜊又得珠一顆及閩中還舟次衢州食醬蛤又得珠一顆今三珠並存

興化沙溪驛有詩題壁上云沙溪祇是舊沙溪今日重來路欲迷獨有暮鴉知我意白雲深處盡情啼

荆公在鍾山因奕棋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

於不死不生

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蝡而桑先萌兒脫胞而乳巳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皇皇求利如恐不及者豈不謬用其心耶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定數云

唐趙璟為入蕃副使既行謂二張曰前幾里合

有河河邊木下合有一官着緋立既而果然二張問何以知之趙曰某年三十巳夢此行亦不當慭時相也

幹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形貌政與藝祖色相類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閩之漳浦有戚少保祠其塑像與韓山子無別輪迴之理誕耶真耶

余滇建水州有富室造庫屋用鐵葉裹門永其堅固上鐫年月日時以示後未幾家落此居歸里之仕閩都憲王戍宇先生其年月日時即王所生之祿命

辛巳歲予督漕姑蘇值承天寺僧浚井得一鐵函隨上之撫軍張公國維啟之甚輕函內蠟封封內紙裹悉啓乃宋德祐年鄭思肖所藏詩文所言皆亾國事四百餘年始傳之人間

錢遜叔侍郎少時泝汴舟敗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猶苦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擎其腰間此其所以不死也耶

進士盧融嘗說盧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鬢氣息惙然有一少年道士直來床前謂相國曰本師知尚書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傅之相國寵姬韓氏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至

暮漸消數日平復於倉皇之際不知道士所
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扃無出入處
方知其異盛膏小銀盒子韓氏收得後猶在
融處相國親客自驗其事因附於此

大順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聞有聲如雨灑
然視屏上皆血點心惡之拜祝祠堂神主俱
倒明發入朝遇害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
巡按令隸逐之去衆奔散或蹂踐幾死肅愍

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欲取中嫌其年幼乃止後發解時嘗聽響卜有人曰中舉中進士做到尚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于謙望刀眼後皆驗

韓侂冑一日過南園山庄趙師羄偕行迫至東村別墅則桑麻掩映鷄犬相聞宛然一鄉井也俄見林薄中一牧童騎犢且行且歌曰朝

出耕田暮飯牛林泉風月共悠悠九重雖竊
阿衡貴爭得功名到白頭師羼呵曰平章在
此誰敢唐突牧竪笑曰此此間但識山中宰相
安知朝內平章侂胄曰汝宰相何人柰失識
荆童子曰公如欲見枉駕草廬欣然而行至
則竹籬茅舍石磴籐床書畫琴棋甚整潔屏
有二詩其一曰病國妨賢主勢孤生民無計
樂樵蘇僞名枉玷朱元晦謀逆空汚趙汝愚

羊質虎皮千載耻民膏國脉一時枯若知不
可同安樂蚤買扁舟客五湖其二曰定策微
勞總是空一時狐假虎威風不知積下滔天
罪尚欲謀成蓋世功披露奸心愚幼主彰聞
惡德辱先公玉津園內行天討憖血空流杜
宇紅冑韓琦五世孫後爲史彌遠誅於玉津
園

孫北野由郎官署分司荊南女方十歲戲於庭

有小桃樹寸許旦旦沃水母笑曰兒欲啖其實耶未幾北野遷去女後適鍾西星西星成進士亦爲是官携家入署正值夏月桃陰滿庭其實纍纍夫人攀桃且喜且泣曰此吾手所植也以二籠餉其親

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竗晩坐秦黨中遂廢於家嘗語眀清曰項客臨

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於市藉簷霤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各與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淚落盈襟蓋自愴其晚年流落不遇時相似也言猶在耳與懷太息

沈惟馨博學老而奇窮數至狀元錢鶴灘家隨所需給之無倦色一日鶴灘北上憐其貧謂

之曰君弟居此三日內有相贐者皆君物也惟馨居三日會天連雨贐者罕至止一鄉親餽布二端鶴灘以授惟馨而嘆曰君之窮命也吾無如君何

張永嘉當國時有一教諭起復補官入辭例當用手本而彼乃誤用折柬張相怒召文選以折柬與之而未言也會二尚書至而怂之文選出莫得所謂以爲相君知厚也持白冢宰

踰格轉郡通判一日張相忽記憶召故文選
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
有蔣孝廉屢試不第遂效壟斷之徒執籌數緡
筭入骨髓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
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申入寅出罄捲一空
盜喜携貲縛牲載酒賽願於小雷山神山在
湖中斷岸數十里惟荒祠一區羣盜泊舟其
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

蹤跡也不虞舟師截纜以去揚帆長往盜醒
覓舟不見時値嚴冬凍斃無一存者夫蔣之
財爲盜積盜之禍以祈來舟人擄有之亦不
知所終也

南州有兄弟兩人貧窘日甚聞人談天雨金事
乃日作癡想其隣有儇薄子厭其狀乃取一
大紙錠夜靜携置其門首急敲戶數下而去
其弟啓戶出視寂無人忽有物朗然耀目舉

之不可動急呼其兄起身以入至明視之則化爲眞金矣自此家日富裕

順治乙酉廣陵克城有躱於東關溝道者觸手得皮匣啓之盡珍珠也因以襖拆縫藏中夾幅夜奔邵伯鎮次日喜而取看盡糯米也憤悶遂以米傾之河中向楊家庄投親數日拆衣洗縫中得珠數粒事之有定如此

永新水窓劉先生宋末將赴省試夜忽見天若

崩裂狀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反歸道遇神卒挾一冊問所如其卒曰吾奉上帝命攝諸應死者出手冊示之冊首即先生名下註三刀下死神卒曰吾視君爲善士爲汝改下字爲不字遂無迹先生自是避山中一日出往邑城遇元兵猝至死者狼籍道路先生乃伏匿亂屍中被賊斮三刀幸未斷脛得善藥越宿始蘇人咸謂天活云

昔人有先世之廬稱穹廣焉不幸罹罪借其妻孥幽於犴狴厥子長育圜扉罕覩天日一日釋罪復其故居厥子猶以圜扉爲家日促母以歸母曰是乃家也子終恇惑已而其父証之然後肯信

此身爲衆苦所集有問大熱向何處避者曰向鑊湯裏避問何故曰衆苦所不到

愚夫婦見搬戲聽說衍古本到哀苦處淚霑霑

下這滴滴點點都是如意寶珠也今人見此
等便笑以爲獃正是日用而不知
堯夫詩云纔更十次閏巳換一番人把族綺紈
舊朱門車馬新信哉是言眼見三十年間更
變幾番事體去來幾番冠冕喧寂幾番人事
厚薄幾番風俗今日眼前所見全不足憑人
顧橫生艷羨鄙厭豈得其眞哉
予觀世人少年時說見利思義中年家事累身

便自利令智昏迨至晚年貪心益熾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何前後相悖之甚乎葢由其識不破故守不定耳

世人有二顛倒一少年當勤以圖身反自放逸古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蚤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一老年當逸以就安反自勞役古詩云可憐七八十齒落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

之者尚少何況深玅之理乎

予幾番見某事以爲必如此然矣而卒不然幾番料某事以爲必在若人矣而卒非其人乃知事不可私計人不可過疑

人爲事遂志不可輒喜有不遂志不可遽憂其中禍福難知故也

三寸舌說六國無非豪俠之才八千里望西川盡是詩書之士狐狸臥荒塚可憐黃土蓋文

章妻妾守孤幃無復長檠炤珠翠

屠赤水云入道場而隨喜則修行之念勃興登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心頓盡故諸念不清宜以佛理而滌洗六根未淨可取戒香而薰蒸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二靜觀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三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和順

先儒云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施我以順受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較量讀之令人心平氣和渙然冰釋矣

先文公家範一曰妻妾無妒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

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温六曰
賓祭無墮則家良

嘗觀孝悌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
家益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眞也富貴之
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家庭有個眞佛日用有種眞道人能誠心和氣
愉色婉言使父母兄弟間形骸兩釋意氣交
流勝於調息萬倍矣

漢高祖時淮南王等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頼不能治產業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而樂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傳旨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內殿起居太上令小內侍扶掖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官家至冷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

歲比常年熱甚上起荅曰伏中正要如此太
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涼到晚去或三省有
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聖旨遂同
至飛來峰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池
心云此種五花同幹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
此未有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全
無暑氣後苑小厮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
太上云此是張掄所撰鼓子詞後苑進沆瀣

漿雪漫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吃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太上首肯因閑說宣和間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荷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着袷兒也命小內侍宣婉容至清心堂撫琴併令棋童下棋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雜劇官家進水晶提壺連索可盛白酒二斗白玉蓮盃拌碾玉香脫兒

一套六箇大金盆一面盛寶水戲并宣押趙
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后白玉香珀扇柄
兒四把龍涎香素珠佩帶五十副真珠囊等
物直至酉初還內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交加密密如繞明
皇與諸王閒步竹間因謂曰人世父子兄弟
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二
心此可爲鑑因呼爲義竹

唐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

者武后妖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遽

行遷逮幾於革命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

心奈何今日驟興此議今皇太子聰睿卿等

各宜愼擇耆舊遠屏邪佞宰相任名賢內官

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

劉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狥

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

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

周公萊峰問陸平泉先生云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平泉云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是也即此便是元氣

宋黃文節公廷堅嘗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

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不在人後但困困頓遂潦倒如此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

范文正公歸日有絹三千疋盡散與族戚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爲我助喜何以

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衆皆一脉我豈可獨享富貴

陳堯佐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第三子巳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蹐不安求去秦公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爲榮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弟自秀才至出貢廷試余未嘗出一力就教時有友在銓司暮過余問弟不置意甚厚余辭以有數存焉幸無留意及選得邵陽余教以官方弟得士心監司擬薦而直指惡余劘之旣而陞翁源余爲索文憑於少宰少宰訶余何不相聞可以善地處也余嘗謂兄弟三人二人有官余復居此地天下大官小官俱我家做了子叔疑爲政不

用使子弟爲卿季孫異之况爲政而用者乎
余蓋欲以公倡百僚而弟恬然不言不得善
地不慍家庭間語不及利出京之任皆自僦
夫馬辛苦淡薄至於没身賢如吾弟亦少矣
崔元暐爲郎其母盧氏誡之曰吾見姨兄辛元
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
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
息吾嘗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

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貲誠亦善事如非理所得與盜賊何別孟母不受魚鮓之饋皆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巳勿累吾此意也元暐奉母誡以清謹見稱

呂僧珍身都大官遣其子弟亟還葱肆可謂千古賢達王安石以其子舉進士官經筵近見張江陵以諸子僉登高科列淸要無何覆敗貽笑後來亦愚矣余見士大夫不務教其子弟砥節修文蜚英騰茂汲汲然請託有司早發濫進心不通乎文義名已列於賢書他日將何以辦國事而紹家聲乎祗速傾覆而已斯皆起於父兄之多欲不達誤之也

虞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悋敦以所受田宅奴婢可三百餘萬悉讓於兄栽蓄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兄嫂嫂初謂叔窮乏來借貸有不悅色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鄭夫人歐陽修之母也少寡修甫四歲當雪夜

撥寒灰畫字以教嘗泣告修曰而父廉而好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而父之能養也吾不能必而之有成然知而父之當有後也吾歸而父而父免喪踰年每祭必泣遇酒肴必泣下蓋以不及養爲恨也始猶以爲新免喪耳延之終身莫不然以此知而父之能養也而父居官視刑書每嘆曰吾求其生而不得是可哀耳吾抱汝立於旁指而言曰吾命蚤

天恐不及見兒之成立也當以吾言告之以
此知而父當有後也修乃感泣奮學舉進士
以直諫貶夫人笑曰貧賤素也汝其安之後
修卒以忠正爲賢相封母越國太夫人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
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掩戶自撾曰
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整齊風
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

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

龍眠方坦庵先生別號甦庵老人自壽七十文云老人生爲冏卿子七歲能屬詩文長有聲登兩榜官翰林少詹學士要相國女至今猶共餔糜生兩女六男子亦掇科名內外孫百幾十人云似公學士樓岡侍御邵村諸昆季每覩詩畫文章妙美古人謙退誠厚尤古人所不及諸孫如巖叟礜子嗜余座右編家無

少長手不釋卷孝友一堂眞口中之所僅見者附樓岡公尺牘云

老年臺德厚學深著書皆儷古人且文詞斐亹直逼東漢以上昔人謂考亭以文字入理學金谿以理學入文字老年翁著書明道足警人心殆兼朱陸之長而有之矣座右編二集捧誦許時日月江河亦章弦金石也承教問肓僭較數處實見千秋鉅業欲令至當至純遂自忘其愚耳不敢輕賞特命兩小兒躬奉來上穉子知善夙慕斗山乞以猶子誼進而教之且其愚妄欲向伯父各求座右編初集熟讀眀昧殊甚然其道心可嘉統唯老年臺裁教弟方孝標頓首

義熙中何叔度官太常致政子尚之以吏部歸省叔度問曰聞汝行日傾朝相送可有幾人對曰數百叔度笑曰此送吏部耳非爲何德彥也昔殷浩作豫章郊餞者甚衆及渡泊江亭積日乃故舊無復相窺者世謂尚之立身簡約實本叔度之教云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既見深嘆其家法厚賜遣出高后曰伊食指千餘人欲爲陛下事何

所不能太祖隨後召問汝家十世同居何以得此對曰惟不聽婦人言耳太祖大笑遣還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而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

多尤可涵泳

男子既身不沾祿於兄弟叔侄間有得科甲者亦足以爲家慶乃有生忌心者寧冒認同姓貴人爲宗攀援異姓貴人爲戚雖至傾家而不惜婦人既身不生育苟妾媵生子亦足以延宗祀乃有生妒心者寧至老無所依伶仃孤苦而不悔此舉世通弊惜無有能開喻之者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護人短不周

人急非仁義也

凡自已妻子雖無貌無才亦須厚待葢前生夙

緣行誼攸關若令有怨恨處試淸夜自反果

心安乎

閩中有婦人作詩寄遠者云野鷄羽毛好不如

家雞能報曉新人貌如花不如舊人能績蔴

績蔴做衫與君着眼見花開又花落此等語

取之目前要自古雅暢快有三百篇之風然
則詩果遠乎哉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
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世人漫結交遂不問聲氣之合與不合輒自命
相知試繹相知之義談何容易昔僧利瑪竇
以友爲第二我此深於相知之解者也太和
曾文學大奇曰今人直是單知那得相知懷

王詹山人晃曰人即寄處不必定相知如夫婦朝夕同臥起亦是不得相離之人未便稱相知知言哉

友也者友其德也夫何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酒饌追隨有無周濟藉言相謔術數相勝於是規圖便利諂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昭以濡沫甘效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攖拂而取疎遠故隨事苟狥而覿親寄乘

其父子之睚眦即導之以不慈不孝乖其兄弟之鬩墻即導之以不友不恭乖其夫婦之反目即導之以不琴不瑟謬引古今眩亂是非指鹿爲馬詭鳥爲鸞皆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恥者必浩然而去所友者爲小人抑亦何所不至乎

多有寄友便無寄友也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

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然後故舊可保

翟公爲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葢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駒越鄉而別臨賀後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

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
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
摩其子孫又好汲引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
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爲善矣
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公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
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
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
公嘗草制陳自謂必不得美詞至云杜門却

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
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
此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
蚤識此人

張翁用川邦奇公父也公爲學憲時廳僅二楹
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乃其叔居叔有宿逋
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搆之告於翁翁知其
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曰吾想至日拆彼

屋以豎我柱其夫婦何以爲情公惻然曰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劵翁曰其價計已償人矣公曰倂價不取可也公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

河間王亥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晦即日命毀其樓

有一士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隣里一日爲讐
人刅其家火其宅隣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
息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
財物則獄訟未有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
百而已隣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灰燼
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非宅是卜惟隣是卜

休與小人爲仇小人自有對頭

人欺未必是辱人怕未必是福

凡奴婢小人雖是難處凡衣食勞苦疾痛之事皆須體悉周密莫使嗟怨則彼感我之恩其有犯處無心小過或可容忍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則重責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於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過後追稱其失使之疑而畏庶爲得體

家教寛中有嚴家人一世安然

僕妾之屬止可以代手足不可以代心思其可以代心思者非我之能馭者也賓客之屬止可以代心思不可以代手足其可以代手足者非我所樂與者也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兄弟別業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

耶迺盡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倍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皁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二

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諸焉一見一媪僅敝縕掩體而已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盼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郎縉紳讀書明理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世傳聽讒詩曰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

臣當訴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七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

于文定公曰凡人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離合而知其必離也有爲而來者必有爲而去來而知其必去也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三和順終